



年青的鷹

黎 靜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年青的鷹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年 青 的 鷹

黎 靜 著
宋 耀 揚 插 圖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年 青 的 鷹

黎 靜 著

宋耀揚插圖

*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5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168.1/32 7/8 印張 12,000 字

195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120,000 定價 (4) 0.09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空軍战斗故事。十九歲的飛行員馬天貴隨着長机参加了空中战斗。他們接連打退了兩批敌机，在勝利返航的路上，敌机又來了。这时，大隊長的飛機負了伤，馬天貴为了掩护長机安全返航，便勇敢地阻擋住敌机，但是他却被敌人的机羣咬住了。他战斗到彈藥尽了，汽油完了，但是还不能甩脫敌人。最后便奋勇地用自己的飛機去冲撞敌人的机羣，胆小的敌人嚇跑了，馬天貴勝利地降落到自己的机場上。这次战斗，他打掉了敌人兩架飛機。

本社出版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不動腦筋的故事 | 張天翼著 |
| 大紅馬 | 常庚西等著 |
| 取槍記 | 江萍著 |
| 年青的鷹 | 黎靜著 |
| 隱身草 |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会編 |
| * 青蛙騎士 |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会編 |
| * 我愛勞動了 | 冰心等著 |
| 紅領巾 | 本社編 |
| * 金色的海螺 | 阮章競著 |
| * 小蒼蠅是怎样变成大象的 | 趙尋等著 |

書名前有“*”者即將陸續出版

这天，正是大年三十，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×部的野战机場俱樂部打扮得特別漂亮，門頭上新掛了一對朱紅的紗灯，金黃的絲穗隨風飄動。門兩邊貼了一付鮮紅的新對聯，上聯是：“鉄胆赤心保衛着錦綉山河”，下聯是：“雄鷹銀燕战門在雪海冰天”。黑板報上也比往常熱鬧。最招眼的是从祖國各地寄來的賀年片、賀年信，其中最突出的是祖國的小朋友們送來的各种禮物。有一張又精緻又美麗的賀年片，是北京十一中學一位十二歲的小姑娘送來的，上面寫着这样兩句話：“謝謝，叔叔們，我們永遠和你們在一起！”



飛行員們被這來自遙遠祖國的禮物緊緊吸引住了，俱樂部裏的人特別多，馬天貴高興的勁頭那就更不用說啦。

馬天貴，是個活蹦亂跳的青年小伙子，今年剛滿十九歲，他生着兩條剪刀式的眉毛，再配上那對炯炯有光的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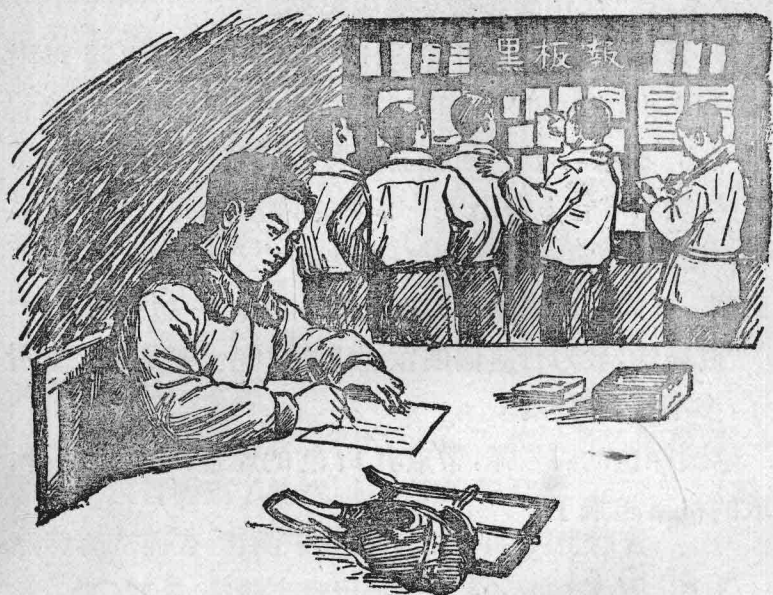


睛，就格外有神，活像一隻小老虎。

因為馬天貴平時愛說愛笑，做事有點冒失，還喜歡學着成年人的腔調講講道理，常常逗得飛行員們笑得直不起腰來，所以飛行員們特別喜歡他。

馬天貴到部隊來，整整七個月零十天啦，要用馬天貴自己的話來說，這段時間是“沒有白過”。的確，馬天貴不但在戰術上、技術上大大邁進了一步，就是在政治上、修養上也起了不小的變化，打起仗來不但不像先前那樣慌張，而且變得比較沉着、勇敢，做起事來也不是那麼冒冒失失了。

下午，兩點多鐘，俱樂部裏還是擠得黑壓壓的。飛行員們、地勤人員們，有的在談天，有的在練習手風琴，有的在抄寫着小朋友們來信的內容、通訊地址和姓名，這些同志是準備給小朋友們回信的，也有人在談着各自家鄉過春節的風俗，什麼龍燈呀，旱船呀，屋子裏特別熱火。唯有馬天貴一個人特別，好像屋子裏的人與他沒有關係，趴在桌子上，不吭不哈地“沙沙”地寫着東西。一開始誰也沒有注意到馬天貴，後來不知道是誰，發現今天的“座談”中，听不見馬天貴的聲音，就嚷嚷開了：“唉，咱們的小老虎呢？”馬天貴一心在寫東西，連頭都沒轉一下，裝着沒有聽見，還在不停地寫着。



其实，張中隊長早就發現了馬天貴的“動作”，他向人們眨了眨眼睛，意思是叫同志們別聲張，就蹣腳蹣手地、悄悄地走到馬天貴的背後，想“偵察”一下馬天貴在寫什麼“機密文件”，不想馬天貴早有防備，覺得後腦勺有股熱呼呼的氣，就急忙把“文件”摺起來，裝到衣袋裏去了。馬天貴這個突然的動作，使人們就更“懷疑”他了，張中隊長就來了個當眾宣佈，非查明馬天貴的真相不可，這下可把馬天貴難住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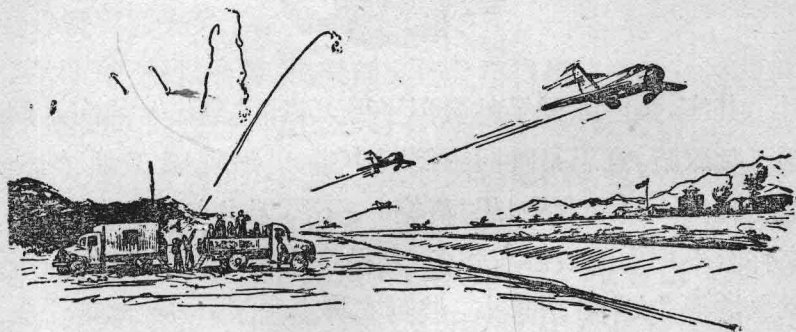
“馬天貴，你要是不把你的‘機密’公開，大家非來個武

力解決不可。”張中隊長帶頭嚷嚷起來。

“快拿出來，叫大家看看是什麼玩藝？”大家也隨聲附和，蜂湧上來，“包圍”了馬天貴，吱吱地直叫。馬天貴遭到這突然的“襲擊”，真不知道怎麼來“還擊”。正在騎虎難下的時候，突然塔台上發出了一等準備的信號，馬天貴一把抓起飛行帽，向大家喊道：“快，一等準備了。”這才解了圍。飛行員們一齊向起機綫跑去。馬天貴一邊跑，一邊叨叨着：

“真糟糕，我為什麼偏偏在這時候寫呢？要是叫大家看見了，多不好意思哩？”

兩顆綠色的信號彈，帶着乳白色的煙帶，向天空躍升。勇敢的機羣起飛了。



機羣像火箭似地直飛向敵區，馬天貴緊緊跟着他的長機魏明忠。魏大隊長，對於這隻小老虎似的僚機飛行員是很滿意的。不過，他從來不當着馬天貴的面誇獎他，他認為

这样是会影响馬天貴進步的。其次，他也不喜欢馬天貴那股子冒失勁，虽然在馬天貴來看，已經改正了很多，可是在魏大隊長眼中，却还時常可以碰見馬天貴冒失的動作。

戰鬥，越來越緊張啦，自从我們轟炸了〇〇三陣地以來，李承晚和南朝鮮的美軍高級軍官們，着实头痛起來，但是為着挽救一下他們的“士氣”，只好硬着头皮再來一次冒險，所以，今天敵人又組織了大批飛機出來報復。

突然，耳机子裏响起了地面指揮員發出的命令，跟着就是帶隊長机的答話。

“〇一号明白，注意和你联系。”帶隊長机的声音。

馬天貴听到了这些，兩隻眼瞪得溜圓，在四空搜尋，猛然發現左前方，有兩架敌机，就立刻向長机報告：

“〇四号，左前方發現兩個黑點，請注意。”

“〇四号明白，注意和我編隊。”

“〇五号明白，注意和你編隊。”

馬天貴靠近了長机，緊緊盯着那一对模模糊糊的敌机。兩個黑點逐漸靠近了馬天貴他們，馬天貴心裏說不出的高兴，同時也有點緊張。

“〇四号，敌机飛過來了，打吧？”半天沒有听到大隊長的回答，馬天貴覺得臉上有點燒呼呼的，暗暗說：

“大隊長為什麼不回答？是不是我又犯了急躁病？”

“〇五号，沉着，听命令！”大隊長嚴肅地說。

“○五号明白，听命令。”馬天貴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說也奇怪，眼看兩架敌机越飛越近了，馬天貴剛要打開瞄準器去套敌人，絕沒想到敌人突然來了个九十度的急轉弯，一直向东南方向飛去。馬天貴真有點惱火，就向長机說：“敌机跑了，剛才應該……”

“○五号，你的任务是掩護長机，敌人不是傻瓜。”

“可是剛才敌机很近啊，为什……”馬天貴又有點不服气。

“注意空中紀律，你的廢話太多！”顯然魏大隊長也有點生气。要是在地面上的話，馬天貴非再回答幾句不可。

馬天貴今天為什麼这样發急？這裏面有一个原因：就是馬天貴參战以來，七个月了，還沒有打下过一架敌机，今天他下了決心，非打掉敌人一架飛機解解气不可。还有一件現在还不能公開的心事揣在馬天貴肚子裏哩。

馬天貴正在七上八下，腦門裏別得难受，耳机裏忽然傳來帶隊長机的命令：

“注意，我是○一号，左前方三千米，有大批敌机……”馬天貴馬上加大了速度，輕輕地升高，佔好居高臨下的位置。看得清清楚楚，原來敌人分为三批，妄想包圍我們的机羣。

大隊机羣向第一批衝上來的敌机撲了上去，魏明忠大隊長掩護着帶隊長机。馬天貴眼看着战友們向敌人展開了

攻勢，真想撲上去打個痛快，只是馬天貴的耳機裏並沒有傳來讓他攻擊的命令。

“○四號，你的右後方有四架敵機，打掉它！”馬天貴一聽就知道這是地面指揮員的命令，回頭一看，果然有四架敵機，得意洋洋地向馬天貴他們襲來，就立刻向長機報告：

“○四號，敵機上來了！”這次馬天貴沒有說“打”字。

“○四號明白，注意和我編隊，跟上。”魏大隊長的話還沒說完，就做了一個急劇的動作，飛機來了個大速度的轉彎。馬天貴也緊跟着向高空飛去。

因為魏大隊長的動作來得突然而猛烈，一下把敵機閃到前邊去了。敵人明明知道這正是挨打的架子，剛想爬高，魏大隊長已經攻了下來，接着就是一頓砲火，耀眼的曳光彈，在敵人的座艙兩邊開了花。就在這同時，整個的機羣都進入了戰鬥。砲火、煙雲籠罩了半天。

魏大隊長追擊着敵人負了傷的三號機，大砲不住地响着。馬天貴一步不離，就像和他的長機長着一扇翅膀。魏大隊長看見自己有一個又年青、又勇敢的好僚機，心眼裏說不出來的高興。

忽然，一串曳光彈，從馬天貴的四週划過去，他回頭一看，不覺驚叫了一聲，“啊，後面有跟班的！”他眼急手快，把桿往右側猛力一壓，就向長機報告：

“○四號，注意你的右邊。”

馬天貴本想把敵人甩掉，不想往右一压机頭，還沒有轉過身來，正好叫敵人切了個半徑截了上來，危險極啦！老實說，馬天貴可真有點緊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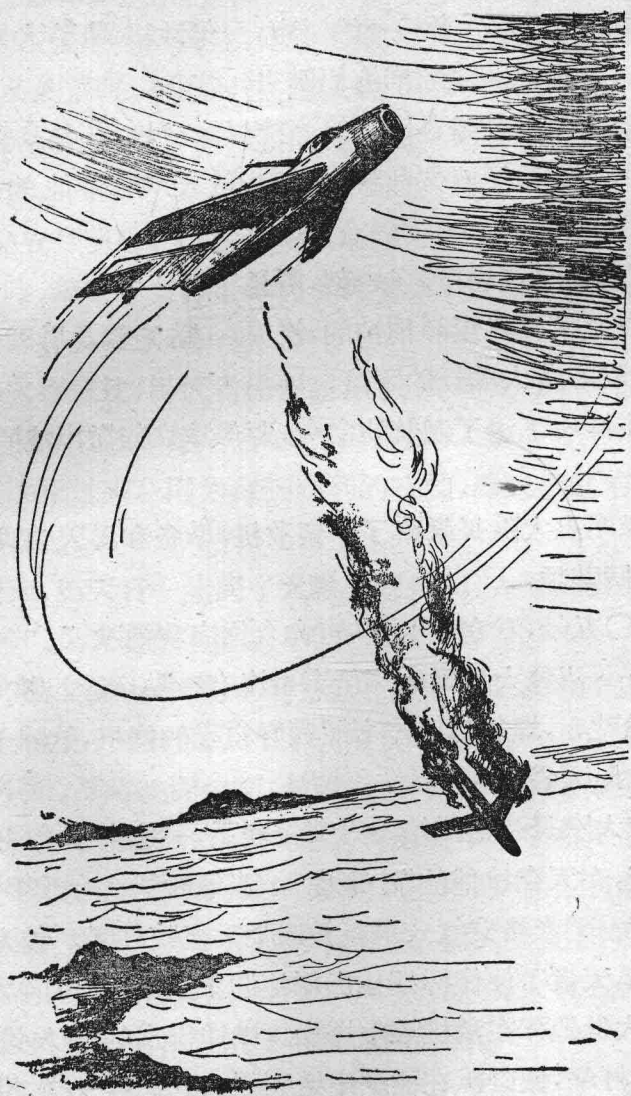
“糟啦，這不是給敵人造成了攻擊條件嗎？”馬天貴見四架敵機從左前方直插下來，正好對準了自己的機身，心裏一狠，暗暗罵了一句：“鬼傢伙，想的倒不壞，叫你打！”隨後就向他的長機報告：

“○四號，注意你的後邊，敵機咬住了我。”他就用力把機頭又往右邊壓去，把牙咬得“格格”直響。就在馬天貴壓機頭的同時，四架敵機一齊向他開了砲。剎時，馬天貴的銀色飛機在半空中翻滾起來，一連翻了五、六個來回。敵人一見馬天貴被“打下去了”，高興得跟着也追趕下來，就沒有想到馬天貴還會拉起來。

馬天貴一連做了五、六個橫滾動作，覺得有些累，一道道汗水在背上流成了小河，他想：

“這下可甩脫了敵機，趕快跟上長機，不然他會受損失的！”順手把飛機改平，雙手抱住操縱桿，用了全身的勁，猛往懷裏一拉，飛機像閃電一般向高空馳去。可是，馬天貴的長機已經不見影了。馬天貴就從這會離開了他的長機。

敵人，碰了一鼻子灰，連馬天貴飛機的影子也沒有捉住，剛想往起拉，馬天貴就反攻下來，大小砲鈕同時按響，成串的砲彈飛向敵機。敵人万万想不到馬天貴會來這一手，



躲都躲不及，只听轟——的一声，一架敌机冒了大火，拖着兩条又長又黑的濃煙向海面墜去。

馬天貴不知道是因为第一次打掉敌机，还是高兴过勁，或者因为擺脫了四架敌机的尾追，就大声地向他的長机喊起來：

“○四号，我打掉了一架，看見了嗎？”

“……”耳机裏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声音。馬天貴不安起來，耽心着大隊長的下落。

指揮所下達了返航的命令，要部隊立即撤出戰鬥，飛回基地。

魏明忠大隊長擊落了一架敌机，準備和馬天貴取得联系，飛回基地。

“○五号，我在××空域，命令你向我編隊。”

“……”魏大隊長的耳机裏也沒有一點声音。魏大隊長也有點耽心，埋怨自己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僚机，这陣子他特別想念馬天貴。

魏大隊長一边繼續与馬天貴联系，一边來了个七十度的轉弯，在天空找他的“小老虎”。当他剛把机身改平，就見左边有一架米格噴气式飛機被四架敌机咬住了。魏大隊長叫声“馬天貴”，便像插翅猛虎似地迎了上去，从正面堵住了敌机，大批炮弹在敌机羣中爆炸。洋洋得意的敌人遭到这突然的打擊，像野獸在睡夢中遭到獵人的偷襲一样，慌了手

脚，慌慌張張把砲鈕按住，砲彈向魏大隊長射來。然後敌人像招了头的蒼蠅，东撞西碰，連头也不回地向南飛去。

“○五号，返航！”馬天貴的耳机裏傳來了魏大隊長的熟悉的声音。

“○五号明白。”馬天貴愉快地回答着。

這時，魏明忠觉得自己的飛機增加了重量，操縱桿也不像先前那样灵巧了。……

每次打完仗，馬天貴總要設法找幾句話，問問他的長机，为了这，不知挨过多少批評，可是馬天貴一時半時还不能完全改正过来。因为每到勝利的時候，馬天貴就有點掌握不住自己。

今天，馬天貴一連問了大隊長好幾句，大隊長根本不理他的“楂”，馬天貴真有點抹不開。心裏想：

“可就是怪我多嘴，明明知道在空中多說沒用的話，是犯紀律的，為什麼老是改不了！”可是又一捉摸：

“不对，平時我問他話，虽說他不回答，可總要哼哈一声，或批評我一句半句，今天他為什麼連半个字也不說呢？是不是我沒有把寫申請書的事向他公開？”馬天貴想到這裏，用左手去摸了摸口袋裏的申請書。馬天貴还想再問大隊長一句，剛一抬头，差一點驚叫起來，原來大隊長的飛機負了伤，机尾上还在一縷縷不断地冒着煙。

“○四号，你負了伤！”馬天貴驚慌地說。